

香港支那暗殺團

(一) 黎洋客



中華民國建立前二年，革命黨人推翻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運動，逐漸進入劇烈階段，一個最好的反映，是香港支那暗殺團的成立。

組織這個暗殺

團的動機是這樣的：

廿九、八、六

民國前五月丁未五月，有香山人劉思復，率行同盟會香港支會的命令，暗殺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作為潮州惠州方面的革命軍事一連聲援。但是，因為裝配炸彈偶然不當心，隆隆爆炸，以致身體受傷，不但如此，還因此洩露風聲，警廳當局知道，將他抓進香山監獄裏，直到民國前三年己酉年冬月，才把他

復他的自由。他離開了香山監獄就回到香港來，繼續他的革命工作。當時同盟會留港各同志，特舉行歡迎會，歡迎這個革命先鋒。由此，他就住在同盟會的會所裏。

民國前二年庚戌正月初旬，革命黨同志倪映典策動新軍在廣州方面起義，結果不能成功，廣州同志一班逃到香港來繼續工作。於是，劉思復，謝英伯，朱述堂，陳自覺等一班人，每天都聚在一起，商討今後工作及其方式，經過若干天的討論，一致認定有採取暗殺手段的必要，為了實行這種手段，就要成立一個暗殺團。他們議決，一方面推定劉思復負責起草暗殺團組織章程，一方面由各同志負責找尋適當的場所。當時有留日海軍學生蕭楚瑩回廣東，曉得劉思復由香山監獄釋放出來，到香港策劃工作，繼續進行，特幫助費用一百元，作為租賃地方和籌備費用。不久，他們在般舍道找到一所房屋，於是，糾集一班有決心犧牲的同志，實行工

香港支那暗殺團

(二)

密洋客



就在那年的三月，暗殺團組織成功，劉思復所擬的團章草案修正通過。這時候，團員已有這八個人：劉思復、謝英伯、朱述堂、陳自覺、高劍父、程克、陳炯明、李熙斌。他們各自分担任務，有等做執行員，有等做輔助員。經費方面，也獲得解決辦法：團內一切運動費用，大部份由李熙斌自認担任，陳炯明也有多少幫助。

當時一般年少有為的人，對於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多數表示憤慨，而對於革命的志士們，多數心焉嚮往，因此，假如他們說

有了這團支那暗殺團，就有他們自己的抱負「慷慨赴死」的決心來加入的，暗殺團的同志們知道有這種情形，于是由各團員分頭找尋這種「慷慨赴死」的同志，團結一起，共同救國。

不過，暗殺團是一種地下組織，行動極端秘密，不容有絲毫洩漏的，對於團員的選擇，必須極端謹慎，嚴格免遭破壞，因此，除了基本團員之外，決定增加一種預備團員，並且，選擇另一個地方，設立一個普通機關，以為預備團員集會駐紮之用，以便隨時察顧他們的言行。如果他們能夠極端遵守團章，決心實行工作，這才介紹他們做正式團員，因此，再在油蔴地方面找到一所房屋，設立普通會所。

一九一八年七月

當時，有同志徐宗漢李應生兩人，在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之後，到香港暫住，等候工作，於是介紹他們到油蔴地會所居住。不久女同志宋銘實也加入暗殺團的預備團員。

香港支那暗殺團

(三) 黑洋密



他們的團部布置得完備，第二步工作便是試驗炸藥炸彈，以便暗殺順利進行，而免臨時功虧一簣。一方面是想辦法向外國購買炸藥，另一方面是拿外國買來的炸藥自己製造炸彈。因為李應斌李應兩個老李，都懂得外國文字，而且又都是學習化學，因此大家推舉兩李擔任製造炸藥。當時自己製成的炸藥叫做「格拉景」。又製成一種發火藥，用以試驗發火的速率，與乎它所承受震動力的強弱。又派人向香港某某鑄鐵工廠，定製幾種鐵罐

，一種是容納一磅重量的，一種是二磅重量的，一種是三磅重量的，用來裝發火藥，拿去試驗。

當時有同志鄧蔭南，在新界屯門居住，他的寓所附近，都是山岳地帶，地大人少。在那裏試驗炸藥的爆炸性，確有神不知鬼不覺之妙，況且那裏又常常有人開採石礦，爆炸發石，假如有人聽見巨響，也會以為爆石不以爲奇，因此，擇定這一地方做試驗地點。

他們事先在試驗的場地準備一番，在場地的四圍，樹立好厚一寸有多多的木板，炸彈就放在中間，距離木板地方大概是二丈遠近，然後點着導火線，使炸彈爆炸。當時一共造了大大小小的炸彈六個，先發燃放，在每一炸彈爆發之後，詳細研究爆炸的結果，成績相當滿意，因為那最小的一顆炸彈，其爆炸力也極可觀，所有木板，都給炸穿幾個孔。後來又試驗發火藥，也收穫極好的成績。

(未完)

香港支那暗殺團

(五) 羅洋密



沒有多久，團員增加兩人，一個是丁湘田小姐，一個是同志林冠慈。

丁湘田在民國前五年劉恩復謀殺李準失敗後，被那個時候，向各方面奔走營救，而且常常到監獄裏探親，極爲努力，爲人十分誠實。林冠慈是南洋回國僑僑，平時對於貪官污吏，深惡痛絕，認爲非暗殺不可，後來由朱流堂高劍父介紹到團部服務。經過幾個月觀察，誠實可靠，極得團員們的信任。

李熙斌此時再返廣州籌集巨款，團員大

家決定增加朱流堂幫助他辦理一切，先發制人一萬多塊，足夠到北京去的使用。但是，先鋒程克離開香港之後，消息杳然，大家以爲他身過機帶炸彈，半路上也許會給警察發覺，給敵人抓去，因之寫信給北京的鄭崇父就近調查程克有無到過北京，又寫信託上海同志調查程克經過上海的情形，但是，北京和上海兩方面信，都找不到程克的蹤跡。因爲要等待這個偵相查明，此行不得不爲之擱起，但是仍然繼續籌備，等候機會的來臨。

民國前一年辛亥春，黃興到趙敬等進行在廣州起事，李熙斌得到消息，一方面加緊籌集廣州餉銀，迅速籌集巨款，以免受到牽動，另一方面和朱流堂協助革命同志的進行，辦理租賃房屋安置同志等工作。

那年三月廿九，黃興與各同志如期在廣州起義，向督署進攻，當堂燒燬，極因事露縣殊，宣佈失敗。李熙斌也在第二天給清官抓去。

香港支那暗殺團

(六)

客洋客



檢討一切進行，大家以爲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不少同志給敵人殺害，敵人的罪惡更爲顯著，於是決定執行兩廣總督張鳴岐和水師提督李準的死刑。

其次，攝政王載灃的死刑執行，也不容一緩再緩，執行員劉恩復李熙斌朱流堂丁湘田四個人已經預定到北京去，不宜改調工作，以免影響原定計劃，於是決定早選執行員。

幸而，李熙斌

當天就獲得釋放，馬七離開廣州回香港去。朱流堂見李

熙斌已回香港，也跟蕭離開廣州。團部見各同志會在一起，馬上召開會議

去執行張鳴岐和李準的死刑。林冠雄對於這項任務，表示願意負責，大家對他一番贊揚，並決定派李熙斌高劍父朱流堂爲輔助員，到廣州去辦理一切準備工作。

此外，大家並通過一個議案，凡是本黨同志，有爲國犧牲的決心而自動去執行的，各輔助員得自由觀察情形，邀請參加，一切入國手續予以豁免。

到六月底，李熙斌和朱流堂再到廣州，李熙斌採用一個頗好的掩護方法，並請李醫院留醫，利用他所住的病室做臨時機關。當時醫院裏的醫師張渭潭，學生施正甫，李少華，都是革命黨員，平素素心，所以，舉凡交通消息，貯藏物品等等，都相當便利。所以在廣州時，一切會議，接洽在韜美醫院的李熙斌病室裏舉行。

當時革命黨同志梁倚神，對於當地情形異常熟悉，而且辦事又極精細謹慎，因而大家又邀請他協助一切進行，加強辦事效率。

(未完)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香港支那暗殺團

(七) 潘澤容



大家對於怎樣
定執行地點，各執
行員又怎樣分任工
作，怎樣準備進行
等，忽而出發執行等
的商討，然後決定

六月間，陳炯明介紹黨人馬育航去見劉
恩復，說黨人張翰和周演明兩人，有一個運
輸炸彈到廣州的安全辦法，並且介紹黨人陳
敬岳加入做執行員。

劉恩復得到這許多人來幫忙，覺到更有
把握，因此，首先把炸彈數百和可容五磅炸
彈的彈壳一個，交給周演明和張翰，運上廣

州。兩人把這些東西分爲兩批，第一批把炸
藥三兩磅運去成功，幾天之後，再把其餘的
炸藥和彈壳運到船上，放在唐餐房一角，毫
不爲人所覺。

輪船到了廣州，周演明張翰先行上岸，
同時預先定下那個房間，打算等下午輪船開
回香港的時候，再下船去，取回彈藥上岸，
這樣就可以掩過別人耳目了。不料他們兩人
離開唐餐房之後，船上的侍役，照例在各房
間清除垃圾，突然發現房裏一角出現一包東
西，移出察看，十分沉重，拆開是一個鐵箱
，因而報告船上辦房，辦房報告海關，最後
由關員檢去。等到周演明和張翰回船取物，
已經失掉爆炸物的所在了。知到事情已經洩
漏出去，不宜多留，馬上離船，跑往船美醫
院告訴李展斌。

自從海關在船上檢獲爆炸物之後，主管
機關知道是革命黨人做的暗殺計劃，對於往
來輪船，都加以相當嚴密的搜查，以免上了革
命黨人的當。

香港支那暗殺團

(八)

密洋客

當三月二十九



那天，革命黨人在廣州起事，曾遺落炸彈一枚，給清兵檢去。當時清兵的高級軍官裏頭，有一個督練公所參議吳錫永，不懂炸彈

利害，用足去撥動牠，不料觸動炸彈，轟然一聲，炸彈爆發，照片橫飛，首先彈傷他的足部，事後給救護人員送入韋美醫院調治，李準等人也曾前往慰問，病室和李熙斌的病室相隔不過幾間，李熙斌探得情形，很想藉此打探一下李準等人的行蹤，但是，當李熙斌入院居住的時候，吳錫永的創處，已經日有起色，即將出院，李準等人已經好久沒有

到來了！

李熙斌和梁倚麟、朱鴻堂等人，數次方針，輪流到水師公所。水師行台，離督衙門前偵察李準的行蹤。自從經過三月二十九日一役，張鳴岐已嚇得胆戰心驚，談虎色變，所以很少在眾衆面前露面，但李準的胆子比較大一點，每天仍然往來于堤的水師公所和天平街的水師行台之間，但，警衛森嚴，帶有大隊衛士，在轎子的前面和後面，團團圍住，個個手提駁亮，如臨大敵，情形極為嚴密。

李熙斌等在這一地區偵察了十多天，曉得李準的習慣，每天什麼時候出動，經過什麼地方，幾乎都有一定的，執行他的死刑，最好是在路上。因此，他就在六月底回香港去。向團部報告工作情形，似乎布置執行李準死刑的經過，並且應受執行員到廣州會合的辦法等等，並且在回廣州去的時候，甬道攜帶一批炸彈往廣州。(未完) 廿九、八、十三

香港支那暗殺團

(九) 香港



從香港運炸藥到廣州，不成問題，已經陸續運去，但是，彈壳是鐵造的，十分笨重，攜帶起來，引人注意，因此，不容易運入廣州，只有另想辦法，由梁倚神跟廣州河南××機器鑄造廠商量就近製造，因為這家鐵廠的張佐基和何朝鴻是革命黨人，他們對於這一工作，自然樂意負責，因此，黨人們就免除了運輸鐵壳的麻煩。

這時候，在廣州的黨人潘賦西和劉鏡源，又找到了李熙斌，表明自己決心要清除誤

國警察的禍害。李熙斌見其門庭甚盛，於是口頭先行答應給他工作，然後分別約定會談日期，分別說明現在暗殺團正布置執行張鳴岐和李準的死刑，兩人曉得有這樣偉大企圖，都表示願意擔任執行員的職務。暗殺團的陣容，由此擴大。

這一年的潤六月初間，朱述堂從廣州回香港，找到林冠慈，帶他上廣州執行工作，同時，用一隻風琴，隱藏起炸藥和彈壳，親自運上廣州應用。不數天陳敬岳也從香港趕到廣州，先找施正甫，介紹他到韋廉士醫生藥房。這時候，執行員已都全數齊集廣州，彈壳和炸藥也足夠各執行員應用。九、十、十一、十二，執行的日期一天天的接近，李熙斌就在張清源醫生的房裏，裝配炸彈，大部份炸彈，只餘發火部份，等應用那天才裝配上去，以免發生意外。所有造好了的炸彈，都藏在張清源醫生的房裏，到時取用。(未完)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

聚洋客



從那天開始，朱沈堂和梁倚神大家約定以後每天分明偵察張鳴岐和李準兩人的行動。林冠慈即敬岳潘賦西劉鏡源四個執行員，分爲四路，各在指定的一路，臨時觀察情形，決定他們怎樣工作。他們四個人，那天都依照某一指定時間，到韋美醫院和李熙斌等聯絡，或到預先指定的地點，聽候李熙斌朱沈堂梁倚神等的通知，然後分路出發，以免在路上逗留得太久，惹起疑。他們所用的炸彈，也每天到韋美醫院領取，回來的時候，仍然交由李熙斌管理，以免發生意外。其中的陳敬岳，

因對廣州路徑不熟，由黨人李少華做他的導。

到潤六月十五日，朱沈堂梁倚神等探得張鳴岐已經到衙門外面去，馬上打電話給林冠慈叫他出發，到倉前街去截擊。但因時間關係，林冠慈到達倉前街時，張鳴岐已經坐肩輿過去，相距有十多丈遠，後面又有許多衛隊，不能夠追上去執行工作，因此作罷，陳敬岳潘賦西劉鏡源三人，因約定地點距離較遠，通知不及，沒有出發。

到六月十九日，李熙斌朱沈堂梁倚神又到長堤永師公所左右，偵察李準行蹤，看見儀仗已在準備，曉得李準這天一定外出，即回韋美醫院，分別通知各執行員準備午間齊集，分途出發，四人中只劉鏡源遲到，沒有出發。林冠慈用一舊鑊造的炸彈，把炸彈兩顆，放在其前，沿大南門門底一帶，慢慢的前進，看李準什麼時候到來。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一) 密洋密



當時，林冠雄手挽茶餘，態度悠閒，在雙門底一家書畫莊住，假作還買書畫的樣子，等候李準到來，（另有一說，當時林冠雄是在一家車衣店裏，假作購買衣服，跟李準先生開價。）沒有多久，李準果然坐了一座大轎到來，但轎的前面左右，都圍繞着如狼似虎的衛隊，警衛嚴密，林冠雄下手，但是林冠雄一見李準前來，憤起之火即時燃起，但他從容不迫，迅速在茶盤裏取出兩個炸彈，溜出幾步，對準李準的轎轟擊過去，一連發出兩響，爆炸聲響當堂引起，秩序為之大亂，街上的行人紛紛走避，做生意的店子紛紛關門。炸聲響過之後，跟隨是一串卜卜槍聲，好像沒有目的，亂放一通。

這一場騷亂復歸平靜之後，查點死傷，才曉得有這樣的結果：一，炸彈在李準的大轎前面約一丈遠近落下，彈片四射，炸壞了大轎，李準受重傷，折斷肋骨兩根，跌在路旁，假如沒有大轎和轎伕衛隊等做他的掩蔽，一定中彈身亡；二，李準大轎前面的轎伕和衛隊，或死或傷，一共二十多人；三，林冠雄一連拋出兩個炸彈，李準的衛隊瞥見這個刺客，馬上開槍向他亂射，槍聲卜卜終於亂槍把他打死，後來開棺檢驗，腔骨旁邊發現槍彈，雙門底照相館當時頭得林冠雄死後的像片，發現他前額左眼上受傷，鮮血流在面頰上，可見林冠雄受傷不止一處。（未完）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二) 習洋客



當時，陳敬岳也用片宋烟箱藏匿兩顆炸彈，前往目的地等候目的物，因他不熟廣州街道，由李少華引導到永濟門，指點他進去之後，便自己離去。陳敬岳剛進大南門，便聽見有巨大的炸彈聲，再前進，更聽見有人受傷，曉得別一執行員已同敵人施行炸彈，而且已經成功，於是停止進行，轉身進商賢坊，只因不識途徑，又是一個剪髮內服的男子，警察對他不免發生懷疑，因而跟在他背後，察看他的行動，另一警察却上前截住他的去路，盤問目的，他知道不妙，打算拿出炸彈去對

付警察，但是警察已發覺敵人，執住他的兩手，動彈不得了。

陳敬岳給警察抓去之後，敵人不斷提他出來研訊，希望他供出同黨的地址，以便按圖索驥，可是，陳敬岳絕對不肯供出一人，他說：一人做事一人當，沒有理由牽連別人。後來清官把陳敬岳交給李世桂，在海珠收押起來，聲官處以十年監禁，實際上是由陳敬岳找到別的線索，所以，當時河南盤洲外街的信安木店，就給警察大搜一遍，因為信安是黨人何朝鴻、張佐基和李富之三人合股經營的公司，曾經貯藏過炸彈，所以引起警察的注意。

到那年的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禍，東南各省紛紛準備響應，李世桂知道不宜使陳敬岳久留，就在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把陳敬岳解豬明山行營，將他殺害。事後，黨人收獲陳敬岳的遺體，和林冠慈、溫生財、鍾明光三烈士合葬在廣州東門外紅花岡，即今日紅花岡四烈士墓。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三) 緊洋客



另一執行員潘

賦西，當時用一架攝影鏡箱，收藏兩個炸彈，在廣府前某某茶居等候，某緊臨街的窗口坐看，忽然聽見人聲喧鬧，並且看見人潮一陣陣衝來，以為

李準將要到來，因挽了鏡箱，結賬下樓，向雙門底前進，希罕破着準，出彈擊擊，到了雙門底，路上人潮更為洶湧，並且有人圍圍圍在一處，他等了明白是什樣一回事，於是用兩手掩護鏡箱，以免觸動炸彈，穿進人堆看個究竟，原來看見林冠慈臥在地上，身

體呈為斜側，已經一命嗚呼。賦西再向人探聽一下，知到李準已經給他的同志炸斃，心裏十分高興，即時挽了鏡箱，直出大門，到天字碼頭，搭小艇過河南，艇家沒有見過這種鏡箱，問是甚麼，賦西說是映相的，大家都現出奇怪的眼光，想打開看個究竟，賦西說，不要亂動，恐妨漏光，弄壞底片，說着，忽然假作失手樣子，帶個鏡箱跌進珠江河里，但那鏡箱偏巧輕沉乾淨，並不馬上沉下河底，艇家一片好心，要給賦西撈起，用竹篙向鏡箱亂挑，賦西暗暗吃驚，妨觸動炸彈，爆炸起來，大家無辜受害，忙接過艇家的竹篙說，待我來撈一撈，於是假作失誤的樣子，一竹把鏡箱弄沉，捏了一把汗。

廿九、八、十八

李準和梁仲神先回香港，梁仲神正式加入暗殺團做團員。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四) 香港



分送各同志，擴大宣傳。

林烈士是廣東潮陽縣人，只二十九歲，家裏的人一向是以耕種為生活，賦性純厚誠實，因為跟革命黨人接近，對於民族主義漸漸認識，又常聽人說及俄羅斯的虛無黨故事，懷有暗殺大志。不過，一時沒有辦法找到

這時候，國裏正式宣佈廿二號烈士炸彈手經過，烈用復更給林烈士作傳，並將林烈士遺體製成銅像，交中國同盟會，報中國報章印，

而林烈士的遺體製成銅像，他平時常與幾個問題的人談論，有一天，他找到一個技術精良，心裏便十分喜歡。那天在談話中，他的手只因為那是一枝舊槍，在談話裏，林烈士中目的的將會，十分懷裏，但他並不灰心，無論如何，他也要找到一個便利的槍械的。他會加入革命黨做一個信徒，在華瑞丹會與革命黨工作，極力向外國教士勸導他化學，應得確強無作華的辦法，但不會精通，所以沒有成就。因為他革命黨人熱誠多，終於投入香港支那暗殺團，那時是民國前一年辛亥七月。他暗殺團的相短，新派團員沒有參與其事，事情的順利，只是一種候補資格，但他對於自己的暗殺，異常謹慎，不怕艱苦，曾多次向團員請求當執行員，各團員對於其人，經過一番考察之後，逐漸相信他是暗殺團的團員，答應給他工作，他才表示歡迎。(未完)

李準與那暗殺團

(十五) 李準



陳敬岳是廣東
嘉應州人。四十二
歲了，性高深，
不隨流俗，曾參加
革命軍，多次在極
前列。民國前九年
發鄂多天，往馬來
半島，在吉隆坡屬

地方教學，從此加入了中興黨。其後又在霹
靂屬地方教書。到民國前二年的庚戌冬天，
與同志數人，在檳榔嶼設立明德學堂，作為
研究學問和普及精神教育的機構。民國前一
年辛亥二月廣州之役失敗的時，息傳列明前，
竟使他不吃不睡，數天。到四月，他將衣物
全數送給押店，押了一筆錢，又為黨人派子

暗殺團一百元，決心回粵。其時，因籌款困難，其信同家，傳說在香
港患病，叫他的太太變賣家產，但他的
太太不遵禮教，沒有達到目的。後來又中黨人
介紹他去找陳炯明，陳託馬育航帶他到廣州，
和施正甫等一班人商量進行。對於李準，
曾經進行暗殺過一次，因為當時知道李準前
往順德，於是化裝作叫化子，跟蹤李準，凡
十多天，但李準防範嚴密，無從下手，終于
爲了謀炸而犧牲性命。

林冠慈暗殺陳敬岳兩烈士先後成仁，而李準
被炸不死，暗殺團大家認爲一大損失，於是
在七月初召開團員會議，決定在廣州實行第
二次暗殺。

自從李準在三月間給溫生財烈士刺殺
之後，廣東將軍一職，還沒有入繼任，後來
又爆發三月廿九一役，滿清政府便找一個熟
識軍事的湖州人來廣東坐鎮。一九八、廿一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六)

密洋害



唐政府看中了鳳山這個人，因為他的為人，陰狠，麻鷲，足以制壓革命黨人的活動，因之委派他做廣東將軍，去担任對付革命黨的責任。

暗殺團方面知道鳳山繼任廣東將軍之後，馬上開會商討對付，決定執行鳳山和聯鳴岐兩人的死刑，照舊委派李熙斌和梁倚神做輔助，担任籌備事務。團員們又認定：李準遇炸不死，是因為他的衛隊多，把他重重掩護，炸彈不能盡量直擊中他的身體，必

須改用重量炸彈。(林烈士所施用的兩個炸彈，是每個載有炸藥一磅半的炸彈，炸力相當猛烈，因為當時曾炸裂青石，死傷衆多。)又因為潘賦西和劉鏡源兩人，都是文人，不能攜帶笨重的東西，就是假扮小販，也不能搬，認為要另找幾個力大而能够攜帶重物的同志做執行員。

七月，李熙斌朱沅堂梁倚神幾個人，又先後從香港溜到廣州，秘密進行布置工作。大家認定大南門和雙門底等處，是重要官員們必經的途徑，假如能够在這必經之路，租賃一個舖位或一個攤位，擺賣一點東西，作為行事的掩護，比較天天攜着笨重的炸彈來往，省事得多。安全得多，成功的希望又大。另一方面，照舊派出同志，假扮小販，肩挑什物，往來附近窄路一帶叫賣，協助截擊，以免給目的物漏走，這樣布置，當然比從前週密得多，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七)

雲洋客



找到，他聽到這一任務，不用多說，他就自動請求做一個暗殺團的輔助員了。

當時又有黨人趙雲（一名灼文）和張樹兩人，對於國事，都極熱心，知道黨人有暗殺團這一組織，都自動請求做執行員。趙雲是林冠慈烈士的老友，自從林烈士成仁消息傳出之後，他又悲痛，又憤恨，恨不得馬上

當時有黨人劉伯祥（一名善之），既能幹，又精細，而且熱心做事，負責做事，對於商情，又十分熟悉，叫他扮作店員，最爲相宜。暗殺團李熙斌等，因住

親手把事辦妥，爲老友報仇。劉樹是黨人張依燕的弟弟，都是費力過人的男子漢，對於組員策策東西，都極勝任愉快，總宜不過。

人選既定，於是進行搜尋適當地點的舖位，開設店子。大家分頭找尋，經過幾天功夫，終於在大南門旁邊，找到了一間歇了藥的舖位，面積祇有二十多方尺，但地點非常好。那時候是陰曆七月下旬，距中秋節不遠，打算租賃這一舖位擺賣月餅。因此，李熙斌等分別找尋舊舖客和業主，商量買屋辦法。

李熙斌朱述堂梁倚神等每天到大南門旁邊觀察形勢，知道這一舖位距離巡警站出所極近，他們有一天並且見到兩個警察站在舖子前面好久，假如在這里執行工作，容易給警察看破，因之決定放棄這一舖位，改在附近另找。廿九、八、廿四（未完）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八)

黑洋客



正在這個時候

，暗殺團已即將大量炸彈從香港運入廣州，方法異常秘密，所以不為警探所知。在廣州方面的輔助員接到這些東西，即向黨人何

報鴻張佐系所開設的機器鑄造廠定造能容納炸藥七磅的彈壳兩個，使炸力更猛。打算將一個放在店里，另一個是準備給執行員挑負起來，向各處找機會的。

這兩個炸彈，不但炸力猛烈，並且藏有奇毒，使被炸的人，雖然不給炸死，也會給毒藥毒死。當這

設法用毒生名幹向藥房買來的，這種毒藥，入在人身上的血液里，便能够毒死那個人。毒藥是裝在彈內，借爆炸時發生的熱力，將毒彈壳，爆射出去的。

當時，黨人黃興也派李應生回廣州，籌設暗殺機關，進行暗殺工作，負責執行的，是李應生的弟弟李沛基，黨人周之楨李芳，女黨人黃悲漢卓國卿等，都來參加這一工作。李應生知道這一進行，和梁倚神商量，認為大家的目的相同，應該幫助他們進行，不過，自己的暗殺團怎樣進行，却不便告訴他們，以免偶一不慎洩漏出去，不成功。

廿九、八、廿五

這時候，一切佈置已經妥當，只欠缺一間舖位，作爲執行地點。後來，梁倚神在舊街找得一間舖子，頗爲合用，經過大家同意，實行預受六兩有錢來資助，立約等事，並由梁倚神辦理。果然

香港支那暗殺團

(十九)

南洋客



到九月初一日

劉思復在香港團部收到那岸父從遠的北京寄來一封

信，報告鳳山已經離開北京，大概八月底九月初就可以來到廣東，而在這

告。九月初三日，劉思復打探到鳳山所坐

輪船已經抵香港，即晚即開廣州。劉思復於是馬上拍電報給廣州的李應斌和朱連堂。但是，當時的電報沒有今天這般迅速，直到那天夜裡，李應斌才收到，當時城門已經關閉起來，無法通過，祇好等候第二天再說。到了初四早上，李應斌在天還沒有亮就起來，往河兩通知趙壽，出河截擊鳳山。趙壽得到消息，馬上扮成一個補鞋工人，把炸彈放在褲裏，挑在肩上任便，從河兩搭小艇渡河，到河北去執行工作。李應斌又叫倚神前往通知張樹，向河路截擊。朱連堂也在那天早上，先往倉前街舖子找李沛基，告訴他這個消息，說鳳山已經到了廣州，馬上準備出擊。

李沛基剛好起床，聽到這個情報，馬上把炸彈放在樓上於向街一個窗口上，外邊用一塊木板遮住，另用一根繩子綁在板的端，只要把繩子一拉，木板就給拉開，炸彈就會跌到街上去。(未完)

一九二九年八月廿六

香港支那暗殺團

(二十一)

黎洋客



李沛基這種設計，是百發百中的，所以，他佈置妥當之後，就叫其餘的人離開舖子，躲到別的安全地方，而他自己，也預定把繩子扯動之後，

便從後門安全撤退。

大概是八點鐘左右，鳳山已經到達接官亭，隨即進城，向將軍衙門而去，他的隨從極爲謹慎，除了若干衛士之外，沒有什麼人，他爲他在這革命風暴日急當中，早已發覺到這暗殺團的危險，他怕這暗殺團的車

減從一的辦法，進入廣州。

鳳山的行列，緩緩向倉前街前進，快要到達李沛基的店子面前，李沛基估計到相當準確的時間，就站到安全的地位，把繩子拉動，木板給拉開了，炸彈就向地上墜下，不遲不早，正中鳳山到達那個位置，隆隆一聲，彈片四射，鳳山和他的若干衛隊，當堂給這無情的炸彈炸死，左右的店子，因爲年齡老了，炸彈的炸力又相當威猛，當堂有六七間給震力炸到。

這一功，是李沛基這方面立下的，但這也有支那暗殺團協助之力。一是梁倚神幫他找得倉前街的舖子，一是朱次堂幫助他拉得鳳山到埗的消息。至於支那暗殺團員趙壽，正挑了補鞋箱下駛渡海，向河北進發，在渡上時，忽然聽到轟炸巨聲，出自城內，知道別方已擲下手，因而中止出發，叫登人一同渡海，後來朱次堂，也力加八十七

香港支那暗殺團

(二十一)

黑洋客



香港支那暗殺團的李熙斌朱洲堂和梁倚神，幫助李沛基炸鳳山成功，自己的任務也算達成，於是從廣州回香港，向團部報告經過。

不幾天，鄭岸父從北京到香港來，馬上加入暗殺團為團員，這是加入暗殺團的第十二人，也是最後一個人。

暗殺團的原定計劃，還有執行載澄死刑一個重大任務，但因程克一去無蹤，遭遇障礙，不會實現，等到李沛基暗殺鳳山成功之後，暗殺團員就再開會議，討論繼續執行

載澄死刑這個問題。當時因革命軍在武昌起義之後，捷報如雪片飛來，全國人心振奮，暗殺團認定暗殺載澄急切不能實現，不如糾合在香港的黨人，首先進行恢復廣東，響應武昌起義，終於決定組織義軍，用武力推翻滿清的廣東政權。

暗殺團決定新計劃之後，馬上在銅鑼灣租賃房屋，作為進行組織義軍的辦事機關，租賃一切進行。第一步是：派委黨人李思聰，黎起煒，陳澤川等二十多人到新寧縣（今之寶安縣），糾合劉璧棟等，成立東新軍；李熙斌和周演明，劉素初等十多人，被派到南海縣屬的沙頭，成立義軍，直下佛山。當是時，各地義軍紛紛響應，高懸參旗，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自從給支那暗殺團林冠慈炸傷之後，也綽不敢抵抗革命，秘密叫人到香港向革命黨投降。兩廣總督張鳴岐見勢色不對，秘密逃定，廣州於是在九月十九日宣告光復。

廿九、八、十九

香港支那暗殺團

(二十二)

聚洋客



廣州光復後，

香港支那暗殺團全體團員在廣州齊集，訪尋林冠慈烈士的埋葬地方，終於找到，開棺檢視，遺體已經化成枯骨一把，但是，他所

穿的雲紗衣裳，及褲帶上的玉扣，仍然存在。爲團員們所認識，又檢視這把遺留下來的枯骨，在腳底骨處發現傷損的痕迹，脛骨旁邊有槍彈一顆，顯得他當時受傷不止一處。於是給他改葬在紅花崗上，參加這個葬禮的，有數千人之多。

這時，國內各省紛紛宣告獨立，但滿清政府仍然不肯與顧，竟然委派蔭昌指揮

大軍，向南進攻，一時還沒有迅速解決滿清政府的希望，香港支那暗殺團於是又開會商議，決定了今後的進行，一致決議，貫徹初衷，執行嚴懲死刑。

恰巧廣東北伐軍總司令姚雨平有炸彈營之組織，一時找不到相當人材來主持製造炸彈，於是極力邀請李熙斌擔任這個角色，李熙斌爲了要幫助革命軍成功，毅然答應隨軍北上，順道找尋機會去執行嚴懲的死刑，就在那年十月底出發。

北伐軍一路前進，直搗徐州，到兩淮和運動興起，才暫停前進。劉黑復丁湘雲和岸父等在民國元年一月到上海，準備進發。李熙斌曉得，於是請假到上海，會商進發。一切停妥，恰好和議成功，滿清政府宣佈退位，大家目的達成，暗殺團各團員也停止北進。不久，大家回到香港會聚，一致認爲本團組織，完全出於良心的驅使，絕無名利之圖。現在一切成功，應宜即時解散。於是宣告即日解散了這個激烈一時之支那暗殺團。(完)